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七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宋紀九

昭陽大荒
落一年

太祖文皇帝下之下

元嘉三十年春正月戊寅以南譙王義宣為司徒揚州

刺史

用義宣刺揚州
至是始出命

蕭道成等帥氏羌攻魏武都魏

高平鎮將苟莫于將突騎二千救之

帥讀曰率將即
亮翻騎奇寄翻

道

成等引還南鄭

南鄭宋梁南秦二州刺史治所兵志所謂知難而退蕭道成有焉

壬

午以征北將軍始興王濬為荊州刺史帝怒未解故濬

久留京口既除荊州乃聽入朝

朝直遙翻

戊子詔江州刺

史武陵王駿統諸軍討西陽蠻軍于五洲

水經注江東逕江夏水

縣故城南縣故弦國也城在山之陽南對五洲江中有五洲相接故以為名其地當在今黃州江州之間孟康

曰軌音汰師古曰軌又音徒系翻

嚴道育之亡命也

道育亡命事上始上卷上年

分遣使者搜捕甚急

使疏吏翻

道育變服為尼匿於東宮又

隨始興王濬至京口或出上民張昨家

昨疑古翻

濬入朝復

載還東宮

復扶又翻

欲與俱往江陵丁巳上臨軒濬入受拜

受拜荊州刺史之命

是日有告道育在張旼家者上遣掩捕得其

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

濬為征北將軍故稱之

上謂濬與太子

劭已斥遣道育而聞其猶與往來惆悵惋駭

惆丑鳩翻 惋烏貫翻

乃命京口送二婢須至檢覆乃治劭濬之罪

言待二婢至檢覆

審其事乃罪二子也治直之翻

潘淑妃抱濬泣曰汝前祝詛事發

事見上卷

上年祝讀與咒同職救翻

猶冀能刻意思愆何意更藏嚴道育上怒

甚我叩頭乞恩不能解今何用生為可送藥來當先自

取盡

謂欲先自殺也

不忍見汝禍敗也濬奮衣起曰天下事尋

自當判願小寬慮必不上累

累力瑞翻判決也欲決意為商臣之事也濬辭氣凶

悖如此潘妃承帝寵又如此而不以濬言白上何也婦人之仁知愛子而欲掩覆之不知其變愈激也

已未魏京兆王杜元寶坐謀反誅建寧王崇及其子濟

南王麗皆為元寶所引賜死

史言魏難未已濟子禮翻

帝欲廢太

子劭賜始興王濬死先與侍中王僧綽謀之使僧綽尋

漢魏以來廢太子諸王典故

典經常之籍也故舊事也

送尚書僕射

徐湛之及吏部尚書江湛

送典故二人也

與武陵王駿素無寵

故屢出外藩不得留建康

駿自彭城還
復出刺江州

南平王鑠建平

王宏皆為帝所愛鑠妃江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

女也湛勸帝立鑠湛之意欲立誕

史言江徐各私其
私以亂國殺身

僧

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

斷不斷反受其亂

按漢書齊相召平所引道
家之言斷丁亂翻下同

願以義割

恩略小不忍

論語孔子曰小
不忍則亂大謀

不爾便應坦懷如初

謂坦
懷待

之如父子天
性之初也

無煩疑論事機雖容易致宣廣不可使難

生慮表取笑千載

易以政翻難乃旦翻載祖亥翻言禍
難生於思慮之外將取笑於後世也

帝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慇懃三思

且彭城始亡

彭城王義康死見上卷二十八年三息暫翻又音如字

人將謂我無

復慈愛之道

復扶又翻

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惟能

裁弟不能裁兒帝默然江湛同侍坐

坐徂卧翻

出閣謂僧綽

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

僧綽年少

於湛故自稱為弟

鏐自壽陽入朝既至失旨帝欲立宏嫌其非

次

建平王宏之齒末也於兄弟長幼之序為非次

是以議久不決每夜與湛之

屏人語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

竊聽者

屏必郢翻帝自以爲謀莫密於此矣

帝以其謀告潘淑妃淑妃以

告濬

左氏傳有言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宋文帝處此事其識畧又在吳孫亮之下

濬馳報劭

劭乃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齋帥張超之等謀為逆

齋帥

主齋內仗衛又掌湯沐燈燭汎掃鋪設帥所類翻

初帝以宗室彊盛慮有內難

慮諸弟為難也難乃旦翻

特加東宮兵使與羽林相若

事見一百二十三卷十六

年至有實甲萬人

考異曰宋元凶劭傳云二十八年彗星入太微掃帝座二十九年十一月

月霖雨連雪太陽罕曜三十年正月風霰且雷上憂有竊發輒加劭兵東宮實甲萬人按二十九年劭濬亟盛事已發豈有因十二月及明年正月災異而更加劭兵今從宋畧
劭性黯而剛猛黯下八翻

桀也
慧也

帝深倚之及將作亂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王

僧綽密以啟聞

王僧綽又啟聞此事劭之逆狀彰灼無疑可疑者而帝猶豫不斷殆天奪之鑒也

將即
亮翻

會嚴道育婢將至癸亥夜

考異曰劭傳云二十一日夜按長曆是月甲

辰朔宋畧云癸亥夜乃二十日也今從之

劭詐為帝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

明守關帥衆入

帥讀曰率

因使張超之等集素所畜養兵士

二千餘人皆被甲

畜許六翻被皮義翻

召內外幢隊主副豫加部

勒云有所討

幢傳江翻

夜呼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

蕭斌前嘗

為太子中庶子而此時則為右軍長史也斌音彬

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

左積弩將軍王正見

晉武帝泰始四年罷振威揚威護軍置左右積弩將軍宋齊之制東

宮亦置左右

積弩將軍

並入宮劬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

內省無過不能受枉

省所景翻

明旦當行大事

左傳楚滿崇謂商臣曰能

行大事乎對曰能遂以宮甲圍其父成王而弑之

望相與戮力因起徧拜之衆

驚愕莫敢對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

善思猶今人言好思

量也劬怒變色斌懼與衆俱曰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

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嘗患風或是疾動耳

言病風喪

心或致有是言

劬愈怒因眄淑曰事當克不

眄眠見翻目偏合而斜視也不讀曰

否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恐既克之後不為天

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

旋還反也疾也

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

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淑還省

還左衛率省也

繞床

行至四更乃寢

更工衛翻

甲子宮門未開劬以朱衣加戎服

上乘畫輪車

朱衣太子入朝之服晉志曰畫輪車駕牛以綵漆畫輪轂故名曰畫輪車上起四夾

杖左右開四望綠油幢朱絲絡其上形制事事如輦其

下猶如犢車耳太子法駕亦謂之鷹路非法駕則乘畫

輪車兩箱裏飾以與蕭斌共載衛從如常入朝之儀

金錦黃金塗五米

才

用翻朝直逞翻

呼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劬停車奉化門

奉化門東宮西

門催之相續淑徐起至車後劬使登車又辭不上

上時掌翻

劬命左右殺之守門開

傳留以候門開曰守

從萬春門入

萬春門臺城東

門

舊制東宮隊從不得入城

言不得入臺城也

劬以偽詔示門

衛曰受勅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

入雲龍門及齋閣拔刀徑上合殿

李延壽曰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

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永初受命無所改作所居惟稱西殿不製嘉名文帝因之亦有合殿之稱

帝是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門階戶席直

衛兵尚寢未起帝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弑

之

年四十七

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開兵人殺之

趣七喻翻

劬進

至合殿中閣聞帝已殂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

書舍人顧嘏震懼不時出既至問曰欲共見廢何不

早啟嘏未及答即於前斬之江湛直上省

侍中省有上省下省上省

在禁中湛時為侍中入直上省

聞諠譟聲歎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

此乃匿傍小屋中劬遣兵就殺之宿衛舊將羅訓徐罕

皆望風屈附

南史卜天與傳作徐罕將即亮翻

左細仗主廣威將軍吳

興卜天與

宋宿衛之官有細鎧主細鎧將細仗主等

不暇被甲

被皮義翻

執刀持

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為天與罵曰

殿下常來云何於今乃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劬於東

堂幾中之

射而亦翻幾居希翻中竹仲翻

劬黨擊之斷臂而死隊將張

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俱戰死

斷丁管翻將即亮翻

左衛將軍

尹弘惶怖通啟求受處分

怖普布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劬使人從東

閣入

東閣東閣門也

殺潘淑妃及太祖親信左右數十人

劬尊帝廟

號中宗孝武帝即位改廟號曰太祖

急召始興王濬使帥衆屯中堂濬時

在西州

濬自京口入朝暫居西州帥讀曰率

府舍人朱法瑜

府舍人者濬府之舍人也

自晉以來諸王府舍人十人

奔告濬曰臺內喧譟宮門皆閉道上傳

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今當奈何法瑜勸入

據石頭濬未得勸信不知事之濟不

濟不讀曰否

騷擾不知

所為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凡在臣

子當投袂赴難

難乃旦翻

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濬不聽乃從

南門出徑向石頭文武從者千餘人時南平王鑠戍石

頭兵士亦千餘人

從才用翻史言濬鑠之衆足以討除逆亂

俄而勸遣張超

之馳馬召濬濬屏人問狀

屏必逞翻

即戎服乘馬而去朱法

瑜固止濬濬不從出中門王慶又諫曰太子反逆天下

怨憤明公但當堅閉城門坐食積粟

石頭倉城有積粟

不過三

日凶黨自離公情事如此今豈宜去濬曰皇太子令敢

有復言者斬

復扶又翻

既入見劭劭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

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

集食母破獍食父若濬者無梟獍之心以為心

劭

詐以太祖詔召大將軍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入拘於內

內謂臺內

并召百官至者纔數十人劭遽即位下詔曰徐湛

之江湛弒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

號戶

刀翻悅鳥貫
翻細女六翻

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

改元太初即位畢亟稱疾還永福省

永福省太子所居也在禁中

不

敢臨喪以白刃自守夜則列燈以防左右以蕭斌為尚

書僕射領軍將軍以何尚之為司空前右衛率檀和之

戍石頭征虜將軍營道侯義恭鎮京口義恭義慶之弟

也

義慶長沙王道憐第二子嗣臨川王道規國

乙丑悉收先給諸處兵還武

庫殺江徐親黨尚書左丞荀赤松右丞臧凝之等凝之

燾之孫也以殷仲素為黃門侍郎王正見為左軍將軍

張超之陳叔兒皆拜官賞賜有差輔國將軍魯秀在建

康劭謂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

事見上卷二十八年

我已為卿除

之矣

偽翻

使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掌軍隊

騎奇寄翻校戶

教翻軍隊軍主隊主所統之兵

劭不知王僧綽之謀以僧綽為吏部尚

書

王僧綽于此時不受劭官繼之以死則人臣之節盡矣

司徒左長史何偃為侍

中武陵王駿屯五洲沈慶之自巴水來咨受軍略

水經巴水

出廬江雩婁縣之巴山南歷蠻中又南流注于江今謂之巴河在蘄州界源出板石山去年帝使沈慶之討蠻是年使武陵王駿統討蠻諸軍故慶之來詣駿咨受軍畧軍畧謂用兵之策畧也

三月乙亥典

龔董元嗣

武陵王鎮彭城董元嗣已為府典籤

自建康至五洲具言太子

殺逆

殺讀曰弑

駿使元嗣以告僚佐

宣劬弑逆之罪將舉兵也

沈慶之密

謂腹心曰蕭斌婦人

言其怯弱無能為也

其餘將帥皆易與耳

易

翻

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

謂張超之陳叔兒等

此外屈逼

謂魯秀麀秀之

等

必不為用今輔順討逆

順謂武陵王逆謂劬也

不憂不濟也

沈慶

之以此言作諸人義勇之氣

壬午魏主尊保太后為皇太后

尊保太后

見上卷上年以乳母為母非禮也

追贈祖考官爵兄弟皆如外戚

史言魏主

寵秩私昵之過

太子劬分浙東五郡為會州

以會稽名州也會古外翻

省

揚州立司隸校尉

浙東五郡本屬揚州分為會州又改揚州為司隸校尉以統京畿欲倣魏

晉都洛舊制

以其妃父殷冲為司隸校尉冲融之魯孫也

殷融

見九十四卷晉成帝咸和三年

以大將軍義恭為太保荊州刺史南譙

王義宣為太尉始興王濬為驃騎將軍

驃匹妙翻奇計翻

雍州

刺史臧質為丹陽尹

雍於用翻

會稽太守隨王誕為會州刺

史

欲就會稽用誕統浙東五郡

劭料檢文帝巾箱

料音聊巾箱所以藏要家文書便於

尋及江湛家書疏得王僧綽所啟饗士并前代故事

即所

上廢太子諸王典故疏所去翻

甲申收僧綽殺之僧綽弟僧虔為司徒

左西屬

左西屬左西曹屬也舊制司徒府有東西曹曹有掾有屬宋於西曹又分左右

所親戚

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

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

羽化猶言登仙神仙

家所謂飛昇也

劭因誣北第諸王侯云與僧綽謀反

諸王侯列第於臺城

北故曰北第此皆穆武子孫也

殺長沙悼王瑾瑾弟臨川哀王曄

臨川王義

慶本長沙王道憐之子嗣臨川王道規今曄又以長沙王瑾弟嗣義慶瑾渠各嗣

桂陽孝侯覲

新渝懷侯玠

覲音冀新渝當作新喻

考異曰

皆劭所

惡也

惡烏路翻

瑾義欣之子

義欣長沙王道憐之子

曄義慶之子覲玠

義慶之弟子也劭密與沈慶之手書令殺武陵王駿慶

之求見王王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王王泣求

入內與母訣

武陵王母
路淑媛

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

之事惟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王起再拜曰家國安

危皆在將軍慶之即命內外勒兵府主簿顏竣曰

竣七
倫翻

今四方未知義師之舉劭據有天府

天府謂
建康

若首尾不

相應

首謂武陵已倡義于
九江尾謂諸方征鎮

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協謀然

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

男女始生為黃頭小兒言其如嬰兒未有知識也

何得不敗宜斬以徇王令竣

拜謝慶之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事耳於是專委慶之

處分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為神兵

宋帝紀曰三月乙未建牙于軍

門是時多不悉舊儀有一翁班白自稱少從武帝征伐頗悉其事因使指麾事畢忽失所在余謂沈慶之甚練

軍事西征北伐久在兵間安有不悉舊儀之理或者舉義之時託武帝神靈以昭神人之助順啟諸方赴義之

心也通鑑不語怪故不書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竣延之之子也

顏延之與謝靈運俱以文義著

稱靈運死延之獨擅名於時時在建康

庚寅武陵王戒嚴誓衆以沈慶之

領府司馬襄陽太守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為諮議參

軍領中兵江夏內史朱修之行平東將軍記室參軍顏

竣為諮議參軍領錄事兼總內外

柳元景宗慤以諮議參軍領中兵參軍以

前驅之任命二人也顏竣本記室參軍陞諮議領錄事參軍以總錄軍府之責任命竣也記室參軍掌牋記夏

戶雅翻

詔議參軍劉延孫為長史尋陽太守行留府事延

孫道產之子也

劉道產鎮襄陽有政績見一百二十四卷十九年

南譙王義宣

及臧質皆不受勅命與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以應駿

質爽俱詣江陵見義宣

司雍皆受督于義宣故俱詣之

且遣使勸進於

王

使疏吏翻

辛卯臧質子敷等在建康者聞質舉兵皆逃亡

考異曰宋畧庚申武陵王戒嚴辛亥賊數逃按長曆是月甲戌朔無庚申辛亥又宋畧上有甲申下有癸巳

此必庚寅辛卯字誤也

宋書數作數今從之

勅欲相慰悅下詔曰臧質國戚

勲臣

臧質高祖敬皇后之姪故曰國戚有邊功故曰勲臣

方翼贊京輦

謂用為丹楊尹也

而子弟波迸良可怪歎

迸北諍翻

可遣宣譬令還咸復本位

劭尋錄得敦

毛晃曰錄收拾也

使大將軍義恭行訓杖三十

外

戚子弟行杖以訓勅之故曰訓杖

厚給賜之

癸巳劭葬太祖于長寧

陵

據齊書豫章王嶷傳長寧陵隧道出庭第前路則陵近臺城矣

諡曰景皇帝廟號中

宗

史不用劭所上諡號而用孝武帝所改諡號正劭弑逆之罪絕之也

乙未武陵王癸

西陽丁酉至尋陽庚子王命顏竣移檄四方

考異曰宋略移檄

亦在庚申日按謝莊傳曰奉三月二十七曰檄然則發檄在庚子日也

使共討劄州郡承

檄翕然響應南譙王義宣遣臧質引兵詣尋陽與駿同

下留魯爽於江陵邵以充冀二州刺史蕭思話為徐充

二州刺史起張永為青州刺史思話自歷城引部曲還

平城起兵以應尋陽

濟南郡東平陵縣有平陸城余謂平城當作彭城還從宣翻又如字

建武將軍垣護之在歷城亦帥所領赴之

帥讀曰率下同南譙

王義宣板張永為冀州刺史永遣司馬崔勲之等將兵

赴義宣

將即亮翻

義宣慮蕭思話與永不釋前憾

思話繫張永於獄事

見上卷上年

自為書與思話使長史張暢為書與永

張暢永之聲從

也故義宣使之為書

勸使相與坦懷隨王誕將受劭命

受會州刺史之命

參軍事沈正說司馬顧琛曰

說輸尚翻

國家此禍開闢未聞

今以江東驍銳之衆

此江東謂浙江之東也驍堅亮翻

唱大義於天下

其誰不響應豈可使殿下北面允逆受其偽寵乎琛曰

江東忘戰日久雖逆順不同然彊弱亦異

琛意謂雖以順討逆然建

康彊而江東弱其勢異也

當須四方有義舉者

須侍也

然後應之不為

晚也正曰天下未嘗有無父無君之國寧可自安讐恥

而責義於餘方乎今正以弑逆寃酷義不共戴天

禮記曰父

母之讐不共戴天

舉兵之日豈求必全邪馮衍有言大漢之貴

臣將不如荆齊之賤士乎

此蓋馮衍責田邑之言荆齊之賤士謂申包胥赴秦求救

以存荆王孫賈殺淖齒以存齊也

况殿下義兼臣子事實國家者哉琛

乃與正共入說誕誕從之

說翰苒翻

正田子之兄子也

沈田子從

武帝入關有功後以殺王鎮惡受誅

劭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但

助我理文書勿措意戎旅若有寇難

語牛倨翻朝直遙翻難乃旦翻

吾

自當之但恐賊虜不敢動耳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

嚴悉召下番將吏

宿衛分上下番更休迭代今悉召下番將吏以自備更不分番

遷淮

南居民於北岸

秦淮南岸當新亭石頭來路北岸即臺城遷淮南居民於北岸欲阻淮以自固

盡聚諸王及大臣於城內

防其出奔也

移江夏王義恭處尚

書下舍分義恭諸子處侍中下省

處呂呂翻據南史侍中下省在神虎門外

夏四月癸卯朔柳元景統寧朔將軍薛安都等十二軍

發湓口

湓音盆

司空中兵參軍徐遺寶以荊州之衆繼之

南譙王義宣既進位司空以徐遺寶為中兵參軍

丁未武陵王發尋陽沈慶之

總中軍以從

從才用翻

劭立妃殷氏為皇后庚戌武陵王檄

書至建康劭以示太常顏延之曰彼誰筆也延之曰竣

之筆也劭曰言辭何至於是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安

能顧陛下劭怒稍解悉拘武陵王子於侍中下省南譙

王義宣子於太倉空舍劭欲盡殺三鎮士民家口

三鎮謂雍

荆江江夏王義恭何尚之皆曰凡舉大事者不顧家且多

是驅逼今忽誅其室累正足堅彼意耳

累切瑞翻

劭以為然

乃下書一無所問劭疑朝廷舊臣皆不為已用乃厚撫

魯秀及右軍參軍王羅漢悉以軍事委之

二人皆驍勇善戰故厚撫

之委以軍事冀得其力

以蕭斌為謀主殷冲掌文符蕭斌勸劬勒

水軍自上决戰不爾則保據梁山

上時掌翻今太平州常塗縣西南三十里

有天門山亦曰蛾眉山兩山夾大江對峙東曰博望山西曰梁山

江夏王義恭以南軍

倉猝船舫陋小不利水戰

江水東流至武昌以下漸漸向北流蓋南紀諸山所迫坡

陀之勢漸使之然也至于江寧江流愈北建康當下流都會望尋陽武昌皆直南望歷陽壽陽皆直西故建康謂歷陽皖城以西皆曰江西而江西亦謂建康為江東建康謂采石為南州京口為北府皆地勢然也江夏王義恭在建康以義師為南軍即此義舫有妄翻

乃進策曰賊駿小年未習軍旅

遠來疲弊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

乘虛或能為患

東軍謂會稽隨王誕之兵也

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

離不如養銳待期坐而觀豐割棄南岸柵斷石頭此先

朝舊法

豐許斬翻斷丁管翻朝直遙翻先朝舊法謂晉明帝拒王含及武帝拒虞循時用兵之法

不

憂賊不破也劭善之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能建

如此大事豈復可量

時武陵王駿為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故稱之武陵王時年二十四少

詩照翻復扶又翻量音良

三方同惡勢據上流

三方謂荆雍江

沈慶之甚練

軍事柳元景宗慤屢嘗立功

沈慶之常與蕭斌同在碭碭柳元景討蠻出關陝皆

有功宗愬有平林邑之功又

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唯宜

及人情未離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今主

相咸無戰意豈非天也

弒逆事起蕭斌以宮僚之舊逼於兇威遂為同惡其心慙負天

地無所自容唯欲幸一戰之勝相與苟活今

勅不肯逆戰斌知必敗故歸之天相息亮翻勅不聽或

勸勅保石頭城勅曰昔人所以固石頭城者俟諸侯勤

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不然不克日

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

行下孟翻勞力到翻

親督都水治船艦

都水

漢官處處有之前漢屬水衡都尉後漢屬少府其後分屬郡國晉屬大司農治直之翻

壬子焚淮

南岸室屋淮內船舫悉驅民家度水北

秦淮水之北也

立子偉

之為皇太子以始興王濬妃父褚湛之為丹陽尹湛之

裕之之兄子也

褚裕之見一百十卷晉安帝義熙六年

濬為侍中中書監

司徒錄尚書六條事加南平王鑠開府儀同三司以南

兗州刺史建平王宏為江州刺史

欲以代武陵王

太尉司馬龐

秀之自石頭先衆南奔人情由是大震

勅委龐秀之以掌軍隊秀之先

奔南軍故人情大震先息薦翻

以營道侯義綦為湘州刺史檀和之為

雍州刺史

欲以代臧質雍於用翻

癸丑武陵王軍于鵲頭

鵲頭在宣城郡

界左傳楚以諸侯伐吳吳敗之于鵲岸唐志宣州南陵縣有鵲頭鎮兵茲其地在鵲州之頭

宣城太

守王僧達得武陵王檄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豐逆

滔天

說輸苻翻豐許觀翻

古今未有為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

告傍郡苟在有心誰不響應

謂凡有人心者皆若響之應聲

此上策也

如其不能可躬帥向義之徒

帥讀曰率

詳擇水陸之便致身

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候道南奔

候道伺候邊上警急之道也今沿路

列置烽臺者即候道

逢武陵王於鵲頭王即以為長史僧達弘之

子也

王弘歷事武文位任隆重

王初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

必來赴義人問其故慶之曰吾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

張意向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

王氏江南冠族僧達又名公之子也沈慶

之於建義之初欲致之以為民望耳

柳元景以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

道兼行丙辰至江寧步上

江寧縣臨江渚晉咸和之後以江外無事於南浦置江寧

縣宋白曰江寧縣本秣陵之地晉置江寧縣在今縣南

七十里故城存焉隋開皇十年移于治城按宋白所謂

今縣乃天祐十四年楊氏所置縣也艦戶黥翻上時掌翻

使薛安都帥鐵騎曜兵於

淮上

秦淮之上也

移書朝士為陳順逆

朝直遙翻為于偽翻觀柳元景用兵方畧

固有必勝之理矣

劭加吳興太守汝南周嶠冠軍將軍隨王誕

檄亦至嶠素恒怯回惑不知所從

冠古玩翻
恒去王翻

府司馬丘

珍孫殺之舉郡應誕戊午武陵王至南洲降者相屬

南洲

屬姑孰降戶江翻
下同屬之欲翻

已未軍于溧州

溧音栗

王自發尋陽有

疾不能見將佐唯顏竣出入卧内

在室在舟凡寢卧之所皆謂之卧内將即

鹿翻擁王於膝親視起居疾屢危篤不任咨稟竣皆專決

言病甚不能決事凡内外
咨稟竣皆專決任音壬

軍政之外間以文教書檄應

接遐邇

間古
覓翻

昏曉臨哭若出一人

臨力
鵠翻

如是累旬自舟

中甲士亦不知王之危疾也

按是月丁未王發尋陽已
未至溧洲十三日耳丙寅

至江寧方二十日今日累
旬當是以至江寧為限耳

癸亥柳元景潛至新亭依山

為壘

考異曰宋畧云壬戌元景次新林依山為壘按本紀癸亥元景至新亭元景傳元景至新亭經日

劭乃水陸出軍今從之

新降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不然理順

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啟寇心

兵法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

勝柳元景以之

元景營未立劭龍驤將軍詹叔兒覘知之

驤思將翻

勸劭出戰劭不許甲子劭使蕭斌統步軍褚湛之統水

軍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精兵合萬人

史言唯魯秀王羅漢劉簡之所

部之兵精耳

攻新亭壘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宿令軍中

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

宿令者先未戰之日而今之也易以鼓翻數所角翻

但銜枚疾戰一聽吾鼓聲劬將士懷劬重賞皆殊死戰

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彊麾下勇士悉遣出關左右唯

留數人宣傳

宣傳號令也

劬兵勢垂克魯秀擊退鼓劬衆遽

止

師之耳目在于旗鼓鼓疾所以進衆鼓徐所以退衆魯秀誤鳴退鼓天使之也

元景乃開壘

鼓譟以乘之劬衆大潰墜淮死者甚多劬更帥餘衆自

來攻壘

帥請曰率

元景復大破之所殺傷過於前戰士卒爭

赴死馬澗澗為之溢

死者塞澗故澗水溢復扶又翻為于偽翻

劬手斬退者

不能禁劉簡之死蕭斌被創

被皮義翻
創初良翻

劬僅以身免走

還宮魯秀褚湛之檀和之皆南奔丙寅武陵王至江寧

丁卯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

夏戶雅翻
騎奇計翻

劬殺義恭十二

子劬濬憂迫無計以輦迎蔣侯神像置宮中稽顙乞恩

拜為大司馬封鍾山王

蔣侯蔣子文也廟食鍾山吳孫氏以其祖諱鍾改曰蔣山稽音

啟拜蘇侯神為驃騎將軍

據齊書崔祖思傳蘇侯神即蘇峻驃匹妙翻騎奇計翻

以濬為南徐州刺史與南平王鐸並錄尚書事戊辰武

陵王軍于新亭大將軍義恭上表勸進散騎侍郎徐爰

在殿中誑劾云自追義恭遂歸武陵王

因出追義恭遂得歸順散悉寬

翻誑居况翻

時王軍府草創不曉朝章爰素所諳練

諳練語焉舍翻

乃

以爰兼太常丞撰即位儀注已已王即皇帝位大赦文

武賜爵一等從軍者二等

謂從軍自尋陽至新亭進爵二等以優之

改諡大

行皇帝曰文廟號太祖以大將軍義恭為太尉錄尚書

六條事南徐州刺史是日劾亦臨軒拜太子偉之大赦

唯劉駿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

此劾所下赦文所該也

庚子以南

譙王義宣為中書監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隨

王誕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臧質為車騎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

騎奇計
翻下同

沈慶之為領軍

將軍蕭思話為尚書左僕射壬申以王僧達為右僕射

柳元景為侍中左衛將軍宗慤為右衛將軍張暢為吏

部尚書劉延孫顏竣並為侍中五月癸酉朔臧質以雍

州兵二萬至新亭

雍於
用翻

豫州刺史劉遵考遣其將夏侯

獻之帥步騎五千軍于瓜步

將即亮翻
帥讀曰率

先是世祖遣寧

朔將軍顧彬之將兵東入受隨王誕節度

孝武帝廟號
世祖時初即

位而遽以廟號書之蓋因舊史耳先悉薦翻

誕遣參軍劉季之將兵與彬之

俱向建康誕自頓西陵為之後繼

西陵今紹興府蕭山縣西興鎮是也其地

西臨浙江吳越王錢鏐以陵非吉語改曰西興將音即亮翻

劭遣殿中將軍燕欽等

拒之相遇於曲阿奔牛塘

今常州武進縣有奔牛鎮及奔牛堰故老相傳云古有金

牛奔此因以名之

欽等大敗劭於是緣淮樹柵以自守又決破

崗方山埭以絕東軍

破崗在晉陵郡延陵縣西北亦有埭埭音代

時男丁既

盡召婦女供役甲戌魯秀等募勇士攻大航克之

大航即朱

崔航航戶剛翻其月三日按宋畧甲戌乃二日也

考異曰元凶傳云

王羅漢聞官軍已

度即放仗降緣渚幢隊以次奔散

渚謂秦淮渚也時劭兵緣渚備守以禦義

師即秦淮北岸也幢隊幢隊主副所領兵也降戶江翻

器仗鼓蓋充塞路衢

塞悉則翻

是夜劭閉守六門

臺城六門大司馬門東華門西華門萬春門太陽門承明門也

於門

內鑿塹立柵城中沸亂

塹七艷翻

丹楊尹尹弘等文武將吏

爭踰城出降

降戶江翻下同

劭燒輦及袞冕服于宮庭蕭斌宣

令所統使皆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詔斬斌于軍門

濬勸劭載寶貨逃入海劭以人情離散不果行乙亥輔

國將軍朱修之克東府丙子諸軍克臺城各由諸門入

會于殿庭獲王正見斬之張超之走至合殿御床之所

為軍士所殺剗腸割心諸將齶其肉生噉之

噉徒覽翻又徒濫翻

建平等七王號哭俱出

七王建平王宏及東海王禧義陽王昶武昌王渾湘東王或建

安王休仁餘一人當是休祐但未封劬茲拘七王於宮中故號哭俱出號戶高翻

劬穿西垣入

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劬曰天子何在禽曰近在新

亭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劬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

為見哭

覆敷又翻臧質武敬皇后之姪故劬呼為丈人

又謂質曰劬可啟得遠

徒不

不讀曰否

質曰主上近在航南

航南謂大航之南

自當有處分

處昌呂翻
分扶問翻

縛劬於馬上防送軍門時不見傳國璽

璽氏翻

以問劬劬曰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斬劬及四子於牙

下濬帥左右數十人挾南平王鏐南走

帥讀曰率

遇江夏王

義恭於越城濬下馬曰南中郎今何所作義恭曰上已

君臨萬國又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殊當恨晚又

曰故當不死邪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

天子出行幸所居之所謂之行

宮豹尾之內同之禁中
旌門之外謂之行闕

又曰未審能賜一職自效不

讀

曰否史言劬
濬狂愚望生

義恭又曰此未可量

量音良

勒與俱歸於道

斬之及其三子劬濬父子首並梟於大航梟梟翻暴尸於

市劬妃殷氏及劬濬諸女妾媵皆賜死於獄證翻汙瀦

劬所居齋

古者臣弑君子弑父殺無赦壞其室汙其宮而瀦焉鄭玄曰瀦都也南方人謂都為瀦釋

停水曰瀦

殷氏且死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

殺無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

當以鸚鵡為后褚湛之之南奔也濬即與褚妃離絕故

免於誅

史言褚妃得免死之內

嚴道育王鸚鵡並都街鞭殺焚尸

揚灰於江殷冲尹弘王羅漢及淮南太守沈璞皆伏誅

璞累為濬參佐守于湖不迎義師故誅

庚辰解嚴辛巳帝如東府百官請

罪詔釋之甲申尊帝母路淑媛為皇太后

淑媛魏文帝所制晉武帝

承漢魏之制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儀修容婕妤容華充華為九嬪位視九卿媛于菀翻

太后丹楊

人也乙酉立妃王氏為皇后后父偃導之玄孫也

王導東晉

元臣子孫為江左衣冠甲族

戊子以柳元景為雍州刺史

雍於用翻

辛卯

追贈袁淑為太尉諡忠憲公徐湛之為司空諡忠烈公

江湛為開府儀同三司諡忠簡公王僧綽為金紫光祿

大夫諡簡侯

旌其死難也

壬辰以太尉義恭為揚南徐二州

刺史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初劬以尚書令何尚之為司

空領尚書令子征北長史偃為侍中父子並居權要及

劬敗尚之左右皆散自洗黃閣

舊制三公聽事置黃閣五代志曰三公府三門

當中閣黃閣設內屏

殷冲等既誅人為之寒心

為子偽翻

帝以尚之偃

素有令譽且居劬朝用智將迎時有全脫

所謂全脫者活三鎮士民

家口朝直遥翻

故特免之復以尚之為尚書令偃為大司馬長

史位遇無改甲午帝謁初寧長寧陵追贈卜天與益州

刺史諡壯侯

旌死節也

與袁淑等四家長給稟祿

卜天與袁淑徐湛之

江湛四家稟筆錦翻賜穀也
供給也又力錦翻康食也

張泓之等各贈郡守

旌其戰死

也戊戌以南平王鑠為司空建平王宏為尚書左僕射

蕭思話為中書令丹陽尹六月丙午帝還宮

還自謁陵也

初帝之討西陽蠻也

屯五州時

臧質使柳元景將兵會之及

質起兵欲奉南譙王義宣為主潛使元景帥所領西還

帥讀曰率
還從宣翻

元景即以質書呈帝語其信曰

語牛倨翻
信使也

臧

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

臧質以冠軍將軍
鎮襄陽冠古玩翻

方應伐

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為雍州

雍於用翻

質慮其

為荆江後患建議元景當為爪牙不宜遠出帝重違其言戊申以元景為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 己酉以司

州刺史魯爽為南豫州刺史庚戌以衛軍司馬徐遺寶

為兗州刺史

為魯爽徐遺寶與臧質同反張本

庚申詔有司論功行

賞封顏竣等為公侯

竣七倫翻

辛未徙南譙王義宣為南

郡王隨王誕為竟陵王立義宣次子宜陽侯曄為南譙

王 閏月壬申以領軍將軍沈慶之為南兗州刺史鎮

盱眙

盱眙音怡

癸酉以柳元景為領軍將軍 乙亥魏太

皇太后赫連氏殂 丞相義宣固辭內任及子愷王爵

甲午更以義宣為荆湘二州刺史

沈約曰晉懷帝分荆州立湘州成帝咸和

三年省安帝義熙八年復立十二年又省宋武帝永初三年又立文帝元嘉八年省十七年又立二十九年又省孝武帝孝建元年又立今按是年四月元凶劭以營道侯義恭為湘州刺史蓋以義宣以荆州舉義欲分其軍府耳帝既即位遂以義宣為荆湘二州刺史湘州之立寔在是年也更工衡翻

愷為宜陽縣

王將佐以下並加賞秩

將即亮翻

以竟陵王誕為揚州刺史

秋七月辛酉朔日有食之甲寅詔求直言辛酉詔省

細作并尚方彫文塗飾貴戚競利悉皆禁絕

宋有細作署今大明

右御府令

中軍錄事參軍周朗上疏以為毒之在體

必割其緩處歷下泗間不足戍守

歷下謂歷城泗間謂彭城湖陸議者

必以為胡衰不足避

當時議者蓋以魏連有內難遂謂之衰

而不知我之

病甚於胡矣

兵甲饋餉之費虛內以給外則吾國之病甚於胡運之衰

今空守孤城

徒費財役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

騎奇計翻更工術翻春

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

虜騎至則江南之人不敢至彭

泗水陸漕輸絕矣復扶又翻

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

盡可躋足而待也

躋巨勝翻

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

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

言不濟事

也悍下罕翻又侯肝翻

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漢氏節其臣則

可矣薄其子則亂也

短喪自漢景帝始詳見十五卷漢文帝後七年

凡法有變

於古而刻於情則莫能順焉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

遽而奉之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

言帝既能討元凶劭之罪

當行三年之喪以反短喪之謬

又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一體炫

金不及百兩

炫胡練翻炫金今之銷金是也

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

收寶連櫝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櫝帶寶笥

著衣也

著陟畧翻

何糜蠹之劇惑鄙之甚邪且細作始并以

為儉節而市造華怪即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

此等

語切中當時之病凡欲言時政若此可也否則迎合以微利祿耳

凡厥庶民制度日侈

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

民明已瞬眴

明謂來旦也瞬與眴同匹詰翻

宮中朝製一衣庶家晚已

裁學侈麗之源實先宮闈

嗚呼我宋之將亡其習俗亦如此吾是以悲二宋之一轍

也嗚呼先悉薦翻

又設官者宜官稱事立人稱官置

稱尺證翻

王侯

識未堪務不應強仕

此強仕謂強之使仕也強其兩翻

且帝子未官人

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茂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參軍

別駕從事然後為貴哉

此言亦深切宋藩王出鎮之弊

又俗好以毀沈

人不察其所以致毀

好呼到翻沈持林翻沈言沒人之實也

以譽進人不

察其所以致譽

譽音余下同

毀徒皆鄙則宜擢其毀者譽黨

悉庸則宜退其譽者如此則毀譽不妄善惡分矣

論語子貢

問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

之周朗之言正得此意蓋晉宋以來諸州中正品定人物高下其手毀譽之失實也久矣凡無世不

有言事無時不有下令然升平不至昏危相繼何哉設

令之本非實故也

朗指帝求言非實

書奏忤旨自解去職朗嶠

之弟也

周嶠為丘珍孫所殺事見上忤五故翻

侍中謝莊上言詔云貴戚

競利悉皆禁絕此實允愜民聽若有犯違則應依制裁

糾若廢法申恩便為明詔既下而聲實乖爽也

爽差也

臣

愚謂大臣在祿位者尤不宜與民爭利不審可得在此

詔不

不請曰否

莊弘微之子也

謝弘微進用於元嘉之初

上多變易太祖

之制郡縣以三周為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

元嘉之制守宰以六

暮為斷然自時厥後率以三周為滿而又有數更數易不及三周者

乙丑魏濮陽王閭

若文征西大將軍永昌王仁皆坐謀叛仁賜死於長安

若文伏誅 南平穆王鑠素負才能意常輕上又為太

子劭所任出降最晚

鑠為始興王濬所挾而走遇江夏王義恭乃降非本心也降戶江翻

上潛使人毒之已已鑠卒贈司徒以商臣之諡諡之

世楚

子商臣弒君父而自立卒後諡曰穆

南海太守蕭簡據廣州反簡斌之

弟也

蕭斌以逆黨誅其弟懼連坐而反

詔新南海太守南昌鄧琬

異曰考

蕭簡傳作劉玩今從本紀

始興太守沈法系討之法系慶之之從弟

也

從才用翻

簡誑其衆曰臺軍是賊劭所遣衆信之為之固

守

誑居况翻
為子偽翻

琬先至止為一攻道法系至曰宜四面並

攻若守一道何時可拔琬不從法系曰更相申五十日

申容也又緩
為之期曰申日盡又不克乃從之八道俱攻一日即破

之九月丁卯斬簡廣州平法系封府庫付琬而還

史言
沈氏

兄弟皆能宣力于一
時還從宣翻又如字冬十一月丙午以左軍將軍魯

秀為司州刺史

為魯秀從臧質
等稱兵張本

辛酉魏主如信都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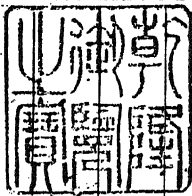
山 十二月癸未以將置東宮省太子率更令等官中

庶子等各減舊負之半

懲元凶劭之禍也晉制東宮中
庶子四人中舍人四人庶子四

人舍人十六人洗
馬八人更工衛翻

甲午魏主還平城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八至
三十八至

詳校官修撰臣錢 榮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錄監生臣曹方鼎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八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宋紀十

起開建敷祥盡著
難開茂凡五年

世祖孝武皇帝上

諱駿字休龍小字道
民文帝第三子也

孝建元年春正月己亥朔上祀南郊改元大赦

上既平
元兇之

亂依故事即位踰年而後改元孝建
者蓋欲以孝建平禍亂安宗廟之功

甲辰以尚書令

何尚之為左光祿大夫護軍將軍以左衛將軍顏竣為

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

跋七倫翻驍堅
堯翻騎奇寄翻

壬戌更鑄孝

建四銖錢

更工
銜翻

乙丑魏以侍中伊馘為司空

馘蒲
撥翻

丙子立皇子子業為太子

初江州刺史臧質自謂人

才足為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亂質潛有異圖以荊州刺

史南郡王義宣庸闇易制

易以
敗翻

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

質於義宣為內兄

臧質武敬皇后之姪年
長於義宣故為內兄

既至江陵

質初

起兵與魯興同詣江
陵事見上卷上年

即稱名拜義宣義宣驚愕問故質

曰事中宜然

謂國家多事之
中宜相推奉也

時義宣已奉帝為主故其

計不行及至新亭

去年五月朔
質至新亭

又拜江夏王義恭

夏戶
雅翻

曰天下屯危禮異常日

屯陟
倫翻

劭既誅義宣與質功皆第

一由是驕恣事多專行凡所求欲無不必從

必上之
從已

義

宣在荊州十年

文帝元嘉二十
年義宣鎮荊州

財富兵彊朝廷所下制

度意有不同一不遵承

史歷言義宣質驕
橫之由下遐檄翻

質自建康之

江州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

舫甫妄翻
乘繩證翻

帝方自攬

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

少詩
沼翻

政刑慶賞一不咨稟擅用

湓口鉤圻米

湓口米荆湘鄢三州之運所積也鉤圻米
南江之運所積也水經注潁水自南昌歷

柳丘城下又歷鉤圻邱閣
下而後至彭澤圻音畿

臺符屢加檢詰漸致猜懼

檢詰

謂檢校米斛而詰問擅
用之由也詰去吉翻

帝淫義宣諸女義宣由是恨怒

質乃遣密信說義宣

密信密吏也說輸
尚翻下說誘同

以為負不賞之

功挾震主之威自古能全者有幾今萬物係心於公聲

迹已著見幾不作將為它人所先

幾居希翻
先悉薦翻

若命徐遺

寶魯與驅西北精兵來屯江上

徐遺寶刺兗州直建康
北魯與刺南豫直建康

西魯與素奉義宣徐遺寶由義
宣府參軍起故欲命之同逆

質帥九江樓船為公前

驅帥讀

曰率已為得天下之半公以八州之衆徐進而臨之

義宣都督荆雍梁益相交廣寧八州

雖韓白更生不能為建康計矣

韓白謂韓

信白起

且少主失德聞于道路

聞音問同

沈柳諸將亦我之故

人

沈慶之與質同以武幹事文帝質為雍州柳元景其部曲將也將即亮翻下同

誰肯為少主

盡力者

為于偽翻下為公同

夫不可留者年也不可失者時也質

常恐溘先朝露

溘苦荅翻又苦合翻溘奄也朝露言其易肺溘先朝露言奄然而死在朝露未

肺之先先悉荐翻

不得展其旅力

毛萇曰旅衆也考孔安國書注亦然

為公掃除

於時悔之何及義宣腹心將佐諮議參軍蔡超司馬竺

超民等咸有富貴之望

蔡超等以江州將佐從帝起義以得富貴故懷非望

欲倚

質威名以成其業共勸義宣從其計質女為義宣子採

之婦義宣謂質無復異同

又復扶翻

遂許之超民變之子也

景平元嘉間竺
變守東陽有功

臧敦時為黃門侍郎帝使敦至義宣所

道經尋陽質更令敦說誘義宣

誘音酉

義宣意遂定豫州

刺史魯爽有勇力義宣素與之相結義宣密使人報爽

及兗州刺史徐遺寶期以今秋同舉兵使者至壽陽爽

方飲醉失義宣指即日舉兵

考異曰宋本紀二月庚午爽臧質南郡王義宣徐

遺寶舉兵反義宣傳云其年正月便反宋畧云二月義宣等反按爽之反帝猶遣質收魯弘則非同日反明矣

又按長曆是月戊辰朔然則庚午三日也義宣傳起
兵在二月二十六日但不知與反在正月與二月耳

弟瑜在建康聞之逃叛與使其衆戴黃標戴黃以爲標識竊造

法服登壇自號建平元年疑長史韋處穆中兵參軍楊

元駒治中庾騰之不與已同皆殺之處昌呂翻徐遺寶亦勒

兵向彭城二月義宣聞與已反狼狽舉兵魯瑜弟弘為

質府佐帝敕質收之質即執臺使舉兵使疏吏翻義宣與質

皆上表言為左右所讒疾欲誅君側之惡義宣進與號

征北將軍與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使征北府戶曹

板義宣等

晉宋之制藩方權宜授官者謂之板授

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

名義宣車騎賊今補丞相名質平西朱今補車騎名修

之

先是臧質進號車騎將軍鎮尋陽朱修之進號平西將軍鎮襄陽進義宣丞相辭不受

皆板到

奉行義宣駭愕與所送法物並留竟陵不聽進質加魯

弘輔國將軍下戍大雷義宣遣諮議參軍劉湛之將萬

人就弘

湛比壬翻將即亮翻

召司州刺史魯秀欲使為湛之後繼

秀至江陵見義宣出拊膺曰吾兄誤我乃與癡人作賊

今年敗矣義宣兼荊江兗豫四州之力威震遠近帝欲

奉乘輿法物迎之

乘繩證翻

竟陵王誕固執不可曰奈何持

此座與人乃止

竟陵王誕時為揚州刺史

己卯以領軍將軍柳元

景為撫軍將軍辛卯以左衛將軍王玄謨為豫州刺史

欲以代魯夷

命元景統玄謨等諸將以討義宣癸巳進據梁

山洲

時梁山江中有洲玄謨等舟師據之

於兩岬築偃月壘水陸待之義

宣自稱都督中外諸軍事命僚佐悉稱名 甲午魏主

詣道壇受圖籙

冠謙之之遺教也

丙申以安北司馬夏侯祖

歡為兖州刺史

代徐遺寶

三月己亥内外戒嚴

考異曰宋畧宋本紀皆

作癸亥下有辛丑按長曆是月戊戌朔癸亥二十六日辛丑乃四日也當作己亥

辛丑以徐州

刺史蕭思話為江州刺史

欲以代臧質

柳元景為雍州刺史

欲以代朱修之雍於用翻

癸卯以太子左衛率龐秀之為徐州刺史

欲以代蕭思話

義宣移檄州郡加進位號使同發兵雍州刺史

朱修之偽許之而遣使陳誠於帝

遣使疏吏翻下同

益州刺史

劉秀之斬義宣使者遣中兵參軍韋崧將萬人襲江陵

將即亮翻下使將同

戊申義宣帥衆十萬發江津舳艫數百里

帥讀

曰率舳音逐艫音盧

以子恂為輔國將軍與左司馬竺超民留鎮

江陵

怕土刀翻

檄朱修之使發兵萬人繼進修之不從義宣

知修之貳於已乃以魯秀為雍州刺史使將萬餘人擊

之王玄謨聞秀不來

魯秀善戰故王玄謨憚之

喜曰臧質易與耳

易

鼓翻

冀州刺史垣護之妻徐遺寶之姊也遺寶邀護之同

反護之不從發兵擊之遺寶遣兵襲徐州長史明盾於

彭城不克

蕭思話已離彭城長史明盾守之

盾與夏侯祖歡垣護之共

擊遺寶於湖陸

宋兗州治湖陸

遺寶棄衆焚城奔魯與義宣至

尋陽以質為前鋒而進與亦引兵直趣歷陽

趣七喻翻

與質

擒軍主徐慶安等

舸古我翻

質至梁山夾陳兩岸與官軍相

拒

陳讀曰陣

夏四月戊辰以後將軍劉義恭為湘州刺史甲

申以朱修之為荊州刺史

義宣為荊湘二州刺史而反故二州皆命代以朱修之效

順使制其後故命以荊州

上遣左軍將軍薛安都龍驤將軍南陽宗

越等戍歷陽

驤思將翻

與魯爽前鋒楊胡興等戰斬之

異曰考

安都傳作胡興今從宗越傳

真不能進留軍大峴使魯瑜屯小峴

小峴

在合肥之東大峴又在

上復遣鎮軍將軍沈慶之濟江

小峴之東峴戶典翻

督諸將討爽

復扶又翻

爽食少引兵稍退自留斷後

少詩沼翻斷音

短斷後古之所謂殿也

慶之使薛安都帥輕騎追之

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丙

戊及爽於小峴爽將戰飲酒過醉安都望見爽即躍馬

大呼直往刺之

呼火故翻刺七亦翻

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其首

爽衆奔散瑜亦為部下所殺遂進攻壽陽克之

爽為南豫州刺

史鎮壽陽徐遺寶奔東海東海人殺之

李延壽論曰凶人之濟其身非世亂莫由焉魯爽以

亂世之情而行之於平日

平日謂安平無事之日

其取敗也宜

哉

考異曰此語本出沈約宋書吳喜黃回傳贊而延壽取之以與施用失所故舛其名

南郡王義宣至鵲頭慶之送爽首示之并與書曰僕荷

任一方而疊生所統

去年慶之鎮盱眙今使之專征益兼督兗豫荷下可翻豐許觀翻

近聊帥輕師指往翦撲

輕師言非重兵撲普下翻

軍鋒裁及賊爽授

首公情契異常

言義宣與爽相結情契異于常人

或欲相見及其可識

指送相呈爽累世將家

魯爽父軌執父宗之三世將家

驍猛善戰號萬

人敵

驍堅亮翻

義宣與質聞其死皆駭懼柳元景軍于采石

王玄謨以臧質衆盛遣使來求益兵

使踰吏翻

上使元景進

屯姑孰

考異曰桓護之傳作南州蓋南州即姑孰也愚按宋白續通典曰桓玄居南州以在南國南故

曰南州載之宜州之下晉書云桓玄於南州起齋號曰盤龍齋劉毅小字盤龍玄既敗毅以豫州刺史出鎮姑孰正居是齋桓玄既誅司馬元顯出鎮姑孰起盤龍齋蓋是時也晉書正指姑孰為南州宋白誤矣太傅

義恭與義宣書曰往時仲堪假兵靈寶尋害其族孝伯

推誠牢之旋踵而敗

假兵推誠事並見一百一十卷晉安帝隆安二年桓玄殺殷仲堪見

一百一十一卷三年桓玄字靈寶王恭字孝伯

臧質少無美行弟所具悉

質少輕薄

無檢為文帝所嫌少詩洛翻行下孟翻

今藉西楚之彊力圖濟其私凶謀

若果

果勝也充也決也

恐非復池中物也

復扶又翻

義宣由此疑之

五月甲辰義宣至蕪湖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

梁山絕

柳元景屯南州為梁山後鎮若取之則梁山之路中絕

萬人綴梁山則

玄謨必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趣石頭此上策也

沈慶

之薛安都等在江西柳元景王玄謨等與義宣相持若質計得行建康殆矣趣七喻翻

義宣將從

之劉湛之密言于義宣曰質求前驅此志難測不如盡

銳攻梁山事克然後長驅此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冗

從僕射胡子反等守梁山西壘會西南風急質遣其將

尹周之攻西壘

因西南風急而攻西壘東壘之兵難以逆風赴救冗而隴翻從才用翻將即亮

翻

子反方度東岸就玄謨計事聞之馳歸偏將劉季之

帥水軍殊死戰

帥讀曰率

求救於玄謨玄謨不遣大司馬參

軍崔勲之固爭乃遣勲之與積弩將軍垣詢之救之比

至城已陷勲之詢之皆戰死

比必寐翻及也考異曰義宣傳曰五月十九日西南

風猛宋畧曰巳亥質達尹周之攻梁山西壘陷之按長曆是月丁酉朔三日巳亥八日甲辰十八日甲寅宋畧於巳亥上有甲辰下有甲寅然則決非十九日詢之護與巳亥或者是巳酉與辛亥也今宋書日闕疑

之之弟也子反等奔還東岸質又遣其將龐法起將數

千兵趨南浦欲自後掩玄謨

龐皮江翻趨七喻翻時玄謨使其將鄭琨武念成南

浦其地則今之大信游擊將軍垣護之引水軍與戰破

之此以上皆梁朱修之斷馬鞍山道水經注檀溪水出襄陽西柳子山下

東為鴨湖湖在馬鞍山東北按馬鞍山今謂之望楚山晉劉弘所改名也高處有三磴斷丁管翻據險

自守魯秀攻之不克屢為修之所敗敗補乃還江陵修

之引兵躡之或勸修之急追修之曰魯秀驍將也獸窮

則攫不可迫也兵法有云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朱修之此戰近之驍堅堯翔將即亮翻王

玄謨使垣護之告急於柳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東城

萬人賊軍數倍彊弱不敵欲退還姑孰就節下協力當

之更議進取元景不許曰賊勢方盛不可先退吾當卷

甲赴之護之曰賊謂南州有三萬人而將軍麾下裁十

分之一若往造賊壘

造士到翻

則虛實露矣王豫州必不可

來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留羸弱自守悉遣精兵

助玄謨多張旗幟

羸倫為翻幟昌志翻

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以

為建康兵悉至衆心乃安質自請攻東城諮議參軍顏

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克東城

樂音洛說輸芮翻復扶又翻

則大功

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乃遣劉湛之與質俱進

甲寅義宣至梁山頓兵西岸

義宣自鵲頭至梁山西岸

質與劉譔之

進攻東城玄謨督諸軍大戰薛安都帥突騎先衝其陳

之東南陷之

帥譔曰率騎奇寄翻陳譔曰陣

斬譔之首劉季之宗越又

陷其西北質等兵大敗垣護之燒江中舟艦烟焰覆水

艦戶黥翻覆數又翻下覆頭同

延及西岸營壘殆盡諸軍乘勢攻之義

宣兵亦潰義宣單舸迸走閉戶而泣

舸古我翻迸北孟翻戶艦戶也

荆

州人隨之者猶百餘舸質欲見義宣計事而義宣已去

質不知所為亦走其衆皆降散

降戶江翻

已未解嚴 癸亥

以吳興太守劉延孫為尚書右僕射

守手又翻

六月丙寅

魏主如陰山

臧質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走使

嬖人何文敬領餘兵居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紿

文敬曰

妓渠綺翻嬖卑義翻又博計翻紿蕩亥翻

詔書唯捕元惡餘無所問

不如逃之文敬棄衆亡去質先以妹夫羊冲為武昌郡

晉起居注武帝太康元年改江夏為武昌郡又按晉志吳主權以東鄂置武昌郡今壽昌軍是也

質往

投之冲已為郡丞胡庇之所殺質無所歸乃逃于南湖

南湖今在壽昌軍武昌縣東八里

掇蓮實噉之

掇丁括翻噉徒濫翻又徒覽翻

追兵至

以荷覆頭自沈於水出其鼻

沈持林翻

戊辰軍主鄭俱兒望

見射之中心

射而亦翻中竹仲翻

兵刃亂至腸胃縈水草斬首送

建康子孫皆棄市并誅其黨樂安太守任蒼之

任音壬蒼烏外

翻

臨川內史劉懷之鄱陽太守杜仲儒仲儒驥之兄子

也

杜驥元嘉中刺青州

功臣柳元景等封賞各有差丞相義宣走

至江夏聞巴陵有軍

巴陵之軍蓋韋恭之兵也或曰湘州刺史劉遵考之兵也夏戶雅翻

回向江陵衆散且盡與左右十許人徒步脚痛不能前

僦民露車自載

僦即就翻賃也

緣道求食至江陵郭外遣人報

竺超民超民具羽儀兵衆迎之時荊州帶甲尚萬餘人

左右翟靈寶誠義宣使撫慰將佐

翟長伯翻將即亮翻

以臧質違

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為後圖

治直翻

昔漢

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項羽千敗

衆咸掩口

掩口而笑也

魯秀竺超民等猶欲收餘兵更圖一

決而義宣惛沮無復神守入內不復出

沮在呂翻復扶又翻下夜復同

左右腹心稍稍離叛魯秀北走

考異曰宋畧云秀自襄陽敗退將及江陵聞

敗北走令

義宣不能自立欲從秀去乃攜息悒

息子也

所愛妾五人著男子服相隨

著陟畧翻

城內擾亂白刃交橫

義宣懼墜馬遂步進竺超民送至城外更以馬與之歸

而守城

守手又翻

義宣求秀不得左右盡棄之夜復還南郡

空廡

南郡太守廡舍蓋在江陵城外廡古隘翻

旦日超民收送刺奸

自漢以來公府

有刺奸據

義宣止獄戶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五妾尋被

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始是苦

被皮義翻號戶高翻語牛倨翻別如字分別猶分離也

魯秀衆散不能去還向江

陵城上人射之

射而亦翻

秀赴水死就取其首詔右僕射劉

孝孫使荆江二州旌別枉直

別使疏吏翻

就行誅賞且分

割二州之地議更置新州

由是遂分荆湘江豫之地置鄂州

初晉氏南

遷以揚州為京畿穀帛所資皆出焉以荆江為重鎮甲

兵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之

將即亮翻

三州戶口居江南

之半上惡其疆大故欲分之

惡馬路翻下同

癸未分揚州浙東

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

五郡會稽東陽永嘉臨海新安會工外翻

分荆湘江

豫州之八郡置鄂州治江夏

分荆州之江夏竟陵隨武陵天門湘州巴陵江州武

昌豫州西陽凡八郡永初郡國志及何承天志江夏太守本治安陸自此之後徙治夏口今鄂州治江夏縣即

其地夏戶雅

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

晉武帝置護南蠻校尉於

襄陽江左初省尋又置於江陵水經注南蠻校尉府在方城自油口以東屯營相接悉是南蠻府屯兵校戶教

太傅義恭議使郢州治巴陵尚書令何尚之曰夏口

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寔為津要

自夏口入沔汭流而

上至襄陽又汭流而上至漢中故云通接雍梁雍於用翻

由來舊鎮根基不易

夏口自吳

以來為重鎮

既有見城

見賢通翻

浦大容舫於事為便

守江之備船艦為急

故以浦大容舫為便舫浦安翻

上從之既而荆揚因此虛耗尚之請復

合二州

復扶翻

上不許

戊子省錄尚書事上惡宗室彊

盛不欲權在臣下太傅義恭知其指故請省之上使

王公八座與荊州刺史朱修之書

晉志曰五曹尚書一僕射二令為八座宋

蓋二僕射一令

令丞相義宣自為計書未達庾寅修之入江陵

殺義宣并誅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竺超民從事中郎蔡

超詔議參軍顏樂之等超民兄弟應從誅何尚之上言

賊既遁走一夫可擒若超民反覆昧利即當取之非唯

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

仁

何尚之此言為竺超民兄弟道地耳要一遙翻

且為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

為于偽胡
藏沮浪翻

端坐待縛今戮及兄弟則與其餘逆黨無異

於事為重上乃原之 秋七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庚

子魏皇子弘生辛丑大赦改元興光 丙辰大赦 八

月甲戌魏趙王深卒

乙亥魏主還平城

是年夏書魏主如陰山

冬十一月戊戌魏主如中山遂如信都十二月丙子

還幸靈丘

靈丘縣自漢以來屬代郡唐為蔚州

至溫泉宮庚辰還平城

二年春正月魏車騎大將軍樂平王拔有臯賜死

騎寄翻

鎮北大將軍南充州刺史沈慶之請老二月丙寅以

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慶之固讓表疏數十上

又面自陳乃至稽顙泣涕

上時掌翻稽音啟

上不能奪聽以始

興公就第厚加給奉頃之上復欲用慶之

復扶又翻下同

使何

尚之往起之尚之累陳上意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

往而復返

尚之不能固志見一百二十六卷文帝元嘉二十八年

尚之慙而止卒

已以尚書右僕射劉延孫為南兗州刺史

夏五月戊

戌以湘州刺史劉遵考為尚書右僕射

六月壬戌魏

改元太安

甲子大赦

甲申魏主還平城

史亦不書所如之地

秋七月癸巳立皇弟休祐為山陽王休茂為海陵王

休業為鄱陽王 丙辰魏主如河西 雍州刺史武昌

王渾

朱修之已赴江陵柳元景又留建康以渾刺雍州雍於用翻

與左右作檄文自

號楚王改元永光備置百官以為戲笑長史王翼之封

呈其手迹八月庚申廢渾為庶人徙始安郡上遣負外

散騎侍郎東海戴明寶詰責渾

散悉廩翻騎奇寄翻詰去吉翻

因逼令

自殺時年十七 丁亥魏主還平城 詔祀郊廟初設

備樂從前殿中曹郎荀萬秋之議也

晉代南渡草創二郊無樂宗廟雖有

登歌亦無二舞及破苻堅得樂工始有金石之樂文帝
元嘉二十二年南郊始設登歌此所謂備樂非能備雅
樂魏晉以來世俗之樂耳順帝昇明二年王
僧虔所謂朝廷禮樂多違舊典茲指此類

上欲削

弱王侯冬十月己未江夏王義恭竟陵王誕奏裁王侯
車服器用樂舞制度凡九事上因諷有司奏增廣為二

十四條

聽事不得南面坐施帳并幃藩國官正冬不得
徒跣登國殿及夾侍國師傅令及油戟公主妃

傳令不得朱服與不得重擗鄣扇不得雉尾槩毼不得
孔雀白氍毹夾戟隊不得絳襖平乘但馬不得過二匹胡
伎不得綵衣舞妓正冬著袿衣不得莊面蔽花正冬會
不得劍舞杯拌舞長躡伎趯舒九劍博山伎緣大幢伎
五案伎自非正冬會奏舞曲不得舞諸妃主不得著緹
帶信幡非臺省官悉用絳郡縣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於

其封君既非在三羅官則不復追敬不合稱臣止宜上下官敬而已諸鎮常行陣前後不得過六隊白直夾轂不在其限刀不得過銀銅飾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王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並不得鹵簿諸王子繼體為王婚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車輿非輅車不得油幢平乘船皆平兩頭作露平形不得擬象龍舟悉不得朱油帳錯不得作五花及豎筭形聽事不得南向坐劍不得為鹿盧形

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

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止稱

下官不得稱臣罷官則不復追敬

長知兩翻復扶又翻

詔可 庚

午魏以遼西王常英為太宰

壬午以太傅義恭領揚

州刺史竟陵王誕為司空領南徐州刺史建平王宏為

尚書令 是歲以故氏王楊保宗子元和為征虜將軍

楊頭為輔國將軍頭文德之從祖兄也元和雖楊氏正

統

從才用翻楊保宗氏王楊玄之子故元和為楊氏正統

朝廷以其年幼才弱未

正位號部落無定主頭先戍葭蘆母妻子弟並為魏所

執

文帝元嘉二十年魏克仇池楊文德敗走頭母妻子弟為魏所執當在是年二十七年始使頭戍葭蘆

而頭為宗堅守無貳心

偽為子翻

雍州刺史王玄謨上言

雍於

用翻上時掌翻

請以頭為假節西秦州刺史用安輯其衆俟數

年之後元和稍長使嗣故業若元和才用不稱

長知兩翻稱凡

證

便應歸頭頭能藩扞漢川使無虜患彼四千戶荒州殆不足惜若葭蘆不守漢川亦無立理上不從

三年春正月庚寅立皇弟休範為順陽王休若為巴陵王戊戌立皇子子尚為西陽王壬子納右衛將軍何瑤女為太子妃瑤澄之曾孫也甲寅大赦乙卯魏立

貴人馮氏為皇后后遼西郡公朗之女也

馮朗降魏見一百二十二

卷文
嘉九年

帝元朗為秦雍二州刺史

雍於用翻

坐事誅后由是沒

入宮

為馮后專
魏政張本

二月丁巳魏主立子弘為皇太子先

使其母李貴人條記所付託兄弟然後依故事賜死

甲子以廣州刺史宗慤為豫州刺史故事府州部內論
事皆籤前直叙所論之事置典籤以主之宋世諸皇子

為方鎮者多幼時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近其典籤

之權稍重至是雖長王臨藩長知素族出鎮典籤皆出

納教命執其樞要刺史不得專其職任及慤為豫州臨

安吳喜為典籤吳分餘杭為臨水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臨安屬吳興郡慤刑政

所施喜每多違執慤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為國竭命

為于偽翻

正得一州如斗大

正一作止

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

稽顙流血乃止

復扶又翻稽音啟

丁零數千家匿井陘山中

為盜

陘音刑

魏選部尚書陸真

初學記漢成帝置列曹尚書四人其一曰常侍曹光

武改常侍曹曰吏部主選舉靈帝改吏部為選部後魏初有殿中樂部駕部南部北部五尚書選部尚書蓋此置時方

與州郡合兵討滅之

閏月戊午以尚書左僕射

劉遵考為丹陽尹

癸酉鄱陽哀王休業卒

太傅義

恭以南兖州刺史西陽王子尚有寵將避之乃辭揚州

秋七月解義恭揚州丙子以子尚為揚州刺史時熒惑

守南斗上廢西州舊館使子尚移治東城以厭之

厭於葉翻

又於琰翻斗揚州分故厭之

揚州別駕從事沈懷文曰天道示變宜

應之以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懷文懷遠之兄

也八月魏平西將軍漁陽公尉眷擊伊吾克其城大

獲而還

李寶以伊吾敦煌降魏寶既入朝伊吾復叛故擊之尉紆勿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九

月壬戌以丹陽尹劉遵考為尚書右僕射冬十月甲

申魏主還平城

亦不書所如之地

丙午太傅義恭進位太宰

領司徒十一月魏以尚書西平王源賀為冀州刺史

更賜爵隴西王

更工衛翽

賀上言今北虜遊魂南寇負險疆

場之間猶須防戍

場音亦

臣愚以為自非大逆赤手殺人

其坐賊盜及過誤應入死者皆可原宥謫使守邊則是

已斷之體受更生之恩徭役之家蒙休息之惠魏高宗

從之久之謂羣臣曰吾用賀言一歲所活不少

少詩洛翽

增

戍兵亦多卿等人人如賀朕何憂哉會武邑人石華告

賀謀反

武邑縣前漢屬信都後漢屬安平晉武帝分立武邑郡至隋唐為武邑武彊衡水三縣地

有

司以聞帝曰賀竭誠事國朕為卿等保之

為于偽翽

無此明

矣命精加訊驗華果引誣

自引服誣告之罪

帝誅之因謂左右

曰以賀忠誠猶不免誣謗不及賀者可無慎哉 十二

月濮陽太守姜龍駒新平太守楊自倫棄郡奔魏

按沈約志

濮陽新平皆屬兗州而不載治所蓋僑郡也新平郡又明帝泰始七年立當考又按五代志鄆城縣舊置濮陽

郡濮博木翻

上欲移青冀二州併鎮歷城議者多不同青

冀二州刺史垣護之曰青州北有河濟

濟子禮翻

又多陂澤

非虜所向每來寇掠必由歷城二州并鎮此經遠之略

也北又近河歸順者易

近其新翻易以歧翻

近息民患遠申主威

安邊之上計也由是遂定

青州本治東陽冀州治歷城今并為一鎮

元嘉

中官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利

言鑄一錢之費

適當一錢之用無贏利也

故民不盜鑄及上即位又鑄孝建四銖形

式薄小輪郭不成

錢外圓為輪內方為郭

於是盜鑄者衆雜以鉛

錫翦鑿古錢錢轉薄小守宰不能禁坐死免者相繼盜

鑄益甚物價踴貴朝廷患之去歲春詔錢薄小無輪郭

者悉不得行民間喧擾是歲始興郡公沈慶之建議以

為宜聽民鑄錢郡縣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

樂音洛

平其準式去其雜偽

呂去羌翻

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

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

檢束也 勘察也

丹陽尹顏竣

駁之

竣七倫翻 駁多角翻

以為五銖輕重定於漢世

漢武帝元狩五年行五銖

錢魏晉以降莫之能改誠以物貨既均改之偽生故也

今云去春所禁一時施用若巨細摠行而不從公鑄利

已既深情偽無極私鑄翦鑿盡不可禁財貨未贍大錢

已竭數歲之間悉為塵土矣今新禁初行品式未一須

臾自止不足以垂聖慮唯府藏空匱實為重憂

藏徂浪翻下同

今縱行細錢官無益賦之理百姓雖贍

贍昌豔翻

無解官乏

唯簡費去華

去羌呂翻

專在節儉求贍之道莫此為貴耳議

者又以為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竣曰議者以為官藏

空虛宜更改鑄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交弊

官藏空虛無錢

以贍用而天下銅少又無以鑄錢是交弊也

賑國舒民

議者緣此欲改鑄小錢以救乏少詩治翻

賑富也又舉救也舒緩也寬也賑津忍翻愚以為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

於官無解於乏而民間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

盡空嚴立禁而利深難絕不一二年其弊不可復救

言不

待一二年而弊甚也復扶又翻民懲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

間必生紛擾遠利未聞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貧民困窘

此皆甚不可者也乃止窘渠魏定州刺史高陽許宗

之求取不節深澤民馬超謗毀宗之深澤縣前漢屬涿郡後漢屬安平晉

以來屬博陵郡後魏博陵郡屬定州唐以博陵郡為定州後分定州置祁州深澤縣屬焉宗之毆殺

超毆鳥口翻擊也恐其家人告狀上超詆訕朝政上時掌翻魏高宗

曰此必妄也魏字朕為天下主何惡於超而有此言惡鳥

路翻必宗之懼罪誣超案驗果然斬宗之於都南金紫

光祿大夫顏延之卒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

供居用翻

延

之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常乘羸牛笨車

笨部本翻

竹裏也一曰不精也逢竣鹵簿即屏住道側

導從之次第曰鹵簿屏必郢翻

常語

竣曰吾平生不意見要人

語牛倨翻意許記翻

今不幸見汝竣起

宅延之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早詣

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

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

物忌盛滿顏竣之禍具父知之矣

竣

丁父憂

丁當也郭璞曰值也

裁踰月起為右將軍丹陽尹如故竣

固辭表十上

上時掌翻

上不許遣中書舍人戴明寶抱竣登

車載之郡舍

之往也郡舍丹陽尹廨也

賜以布衣一襲絮以綵綸遣

主衣就衣諸體

主衣主御衣服唐尚衣奉御之職也就衣於既翻

大明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改元大赦 壬戌魏主畋於

崞山

崞山在雁門郡崞縣崞古博翻

戊辰還平城 魏以漁陽王尉眷

為太尉錄尚書事

尉紆勿翻

二月魏人寇兖州向無鹽敗

東平太守南陽劉胡

無鹽縣自漢以來屬東平郡敗補邁翻

詔遣太子左

衛率薛安都將騎兵東陽太守沈法系將水軍向彭城

以禦之

率所律翻將即亮翻騎奇奇翻

並受徐州刺史申坦節度比至

比必利翻及也

魏兵已去先是羣盜聚任城荆榛中累世為患

謂之任榛

先悉薦翻任音壬任城縣前漢屬東平郡後漢分為任城國後遂為郡宋省郡為任城縣

屬高平郡

申坦請回軍討之上許之任榛聞之皆逃散時天

旱人馬渴乏無功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安都法系坐白衣領

職坦當誅羣臣為請莫能得

為于偽翻

沈慶之抱坦哭於市

曰汝無辜而死我哭汝於市行當就汝矣有司以聞上

乃免之

三月庚申魏主畋於松山已已還平城魏

主立其弟新成為陽平王 上自即吉之後

三年之喪既除而即

吉 奢淫自恣多所興造丹陽尹顏竣以藩朝舊臣

上為藩王

時竣為僚佐是藩朝舊臣也晉宋之間郡曰郡朝府曰府朝藩王曰藩朝宋武帝為宋王齊高帝為齊王時曰霸朝朝直 數懇切諫爭數所角翻 無所回避上浸不悅

追翻

下同

竣自謂才足幹時恩舊莫比當居中永執朝政而所陳

爭則逆翻

多不納疑上欲疎之乃求外出以占上意夏六月丁亥

詔以竣為東揚州刺史竣始大懼

為帝殺竣張本

癸卯魏主

如陰山 雍州所統多僑郡縣

雍於用翻下同

刺史王玄謨上

言僞郡縣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請皆土斷

斷丁

亂

秋七月辛未詔并雍州三郡十六縣為一郡郡縣流

民不願屬籍

屬土著之籍也

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宗彊羣

從多為雍部二千石

柳元景河東解人南徙僞居于雍部羣從羣從兄弟從才用乘

聲皆欲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使啓上

具陳本末

使疏吏翻

上知其虛遣主書吳喜撫慰之

主書後漢尚書

令史之職漢尚書曹有主書令史二十一人江左以來中書省有主書

且報曰七十老公

反欲何求君臣之際足以相保聊復為笑伸卿眉頭耳

復扶
又翻

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故上以此戲之 八月己亥

魏主還平城 甲辰徙司空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誕為

南兖州刺史以太子詹事劉延孫為南徐州刺史初高

祖遺詔以京口要地去建康密邇自非宗室近親不得

居之延孫之先雖與高祖同源而高祖屬彭城延孫屬

呂縣

南史延孫傳作呂縣呂縣屬彭城郡而呂縣屬東莞郡詳而考之呂縣為是彭城呂二縣並屬彭城

郡延孫與帝室同源同郡特異縣耳

從來不序昭穆

昭讀如字

上既命延孫鎮

京口仍詔與延孫合族使諸王皆序長幼

長知兩翻

上閨門

無禮不擇親疎尊卑流聞民間無所不至誕寬而有禮

又誅太子劬丞相義宣皆有大功

誕起兵討劬見上卷文帝元嘉三十年勸

止上迎義宣事見上

人心竊向之誕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

上由是畏而忌之不欲誕居中使出鎮京口猶嫌其逼

更徙之廣陵

南兖州時治廣陵

以延孫腹心之臣使鎮京口以

防之

為帝討誕張本

魏主將東巡冬十月詔太宰常英起行

宮於遼西黃山

魏收地形志遼西郡肥如縣有黃山

十二月丁亥更以

順陽王休範為桂陽王

休範孝建三年封順陽王更工衡翻

二年春正月丙午朔魏設酒禁釀酤飲者皆斬之

釀者酤者

飲者皆斬

吉凶之會聽開禁有程日魏主以士民多因酒致

鬪及議國政故禁之增置內外候官伺察諸曹及州鎮

魏自道武帝以來有候官今增其員同相吏翻

或微服雜亂於府寺間以求百

官過失有司窮治訊掠取服

治直之翻

百官臧滿二丈者皆

斬又增律七十九章

乙卯魏主如廣寧溫泉宮遂巡

平州

魏平州之地止遠西北平二郡

庚午至黃山宮二月丙子登碣石

山觀滄海戍寅南如信都敗於廣川

廣川縣前漢屬廣川國後漢屬清河

郡晉屬勃海郡魏收地形志屬長樂郡長樂即信都也
五代志曰北齊廢廣川入棗彊劉昫曰隋於舊縣東八
十里置新縣尋改
為長河縣屬德州
乙酉以金紫光祿大夫褚湛之為

尚書左僕射 丙戌建平宣簡王宏以疾解尚書令三

月丁未卒 丙辰魏高宗還平城起太華殿酈道元曰
太和十

六年破太華安昌諸殿造
太極殿東西堂及朝堂是時給事中郭善明性傾巧

說帝大起宮室說輸
尚翻中書侍郎高允諫曰太祖始建都

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况建國已久永安前殿足以朝

會朝直
迷翻西堂溫室足以宴息紫樓足以臨望縱有修廣

亦宜馴致

易曰馴致其道向秀曰馴從也程頤曰馴謂習習而漸至於盛馴似遵翻

不可倉

猝令計所當役凡二萬人老弱供餉又當倍之期半年

可畢一夫不耕或受之飢況四萬人之勞費可勝道乎

勝音升

此陛下所宜留心也帝納之允好切諫朝廷事有

不便允輒求見帝常屏左右以待之

好呼到翻屏必郢翻屏左右者欲其

言無不盡

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羣臣莫知其所言語或

痛切帝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

為激訐者帝省之

上時掌翻訐居謁翻省悉景翻

謂羣臣曰君父一也

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

屏蔽也屏處隱蔽之處屏必郢翻

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邪至於

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

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所為乎如高允者乃忠

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聞者允皆無

所避朕知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徵

者游雅等

徵允等見一百二十卷文帝元嘉八年

皆至大官封侯部下吏

至刺史二千石者亦數十百人

部下吏謂中書之吏常事允在部下者

而

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

魏世祖神麇四年允徵拜中書博士領著作郎至是年二

十五

帝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徒立耳

言

能侍立而不能規諫

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之際

伺相

祈

官乞爵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我國家數十年

為益不小不過為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

上云

二十七年不徙官意允拜中書令不在是年

時魏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

采以自給司徒陸麗言於帝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

妻子不立

立成也置也建也謂不能建置家業也

帝曰公何不先言今見

朕用之乃言其貧乎即日至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緼

袍

孔安國曰緼枲著也謂雜用枲麻以著袍禮記曰緼為袍鄭康成注曰緼舊絮也又亂麻緼於粉翻厨

中鹽菜而已帝歎息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長子悅為

長樂太守

樂音洛守手又翻

允固辭不許帝重允常呼為令公

而不名游雅常曰前史稱卓子康劉文饒之為人

卓茂字子

康劉寬字文饒

褊心者或不乏信

褊補典翻

余與高子游處四十年

處昌呂翻

未嘗見其喜愠之色

愠於問翻

乃知古人為不誣耳高

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呐呐不能出口

呐如悅翻又奴劣翻呐呐

言緩也

昔崔司徒嘗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

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為然及司徒得舉起於纖微

詔指臨責司徒聲嘶股栗殆不能言

嘶先齊翻聲破曰嘶

宗欽已

下伏地流汗皆無人色高子獨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

義清辯音韵高亮人主為之動容聽者無不神聳

事見一百

二十五卷文帝元嘉二十七年為于偽翻

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方用事

威振四海嘗召百官於都坐

魏有都坐大官魏之都坐猶唐之朝堂也或曰都坐

尚書都坐即唐之政事堂坐徂卧翻

王公已下皆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

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以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

以言

高允之揖宗愛觀之則汲黯可以卧見衛青與之抗禮未為過也汲黯字長孺抗禮事見十九卷漢武帝元朔

年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易以吾既失之

於心崔又漏之於外

發之於言則此乃管仲所以致慟

是漏之於外

於鮑叔也

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致慟蓋感其知己之深

乙丑魏東

平成王陸侯卒

夏四月甲申立皇子子綏為安陸王

帝不欲權在臣下六月戊寅分吏部尚書置二人

吏部

尚書掌銓選以其權重江左謂之大尚書言其位任與諸曹殊絕也今置二人以分其權以都官尚

書謝莊度支尚書吳郡顧覲之為之

漢置六曹尚書中
都官曹主水火盜

賊事魏晉省宋復置隋改都官為刑部尚書改度支為
民部尚書唐避太宗諱改民部為戶部度徒洛翻覲音

冀下

又省五兵尚書

曹魏置五兵尚書
隋改曰兵部尚書

初晉世散騎常

侍選望甚重

上之所選簡為選時之所瞻
屬為望散悉重翻騎奇寄翻

與侍中不異

其後職任閒散

但翻悉

用人漸輕上欲重其選乃用當時

名士臨海太守孔覲司徒長史王或為之

或於六翻

侍中蔡

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常侍閒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

雖主意欲為輕重人心豈可變邪既而常侍之選復卑

選部之貴不異

言選部貴重與前時無異也選部須絹緡復扶又翻

覬琳之

孫

孔琳之事桓玄不務迎合諫其廢錢用穀帛復肉刑

或謚之兄孫興宗廓之子

也

王謚識武帝於龍潛蔡廓以方直著于宋初

裴子野論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尚矣

書臯陶曰在知人禹曰惟

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

周禮始於學校

校戶教翻

論之州里告諸

六事而後貢于王庭

六事周之六卿也

其在漢家州郡積其

功能五府舉為掾屬

掾以綃翻

三公參其得失尚書奏之

天子一人之身所閱者衆

閱更歷也

故能官得其才鮮有

敗事

鮮息
淺翻

魏晉易是所失弘多

弘大也

夫厚貌深衷險

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弗周况今萬品千群俄折乎

一面

行下孟翻下戒行同折之列
翻斷也一面一觀面之頃也

庶僚百位專斷於

一司

一司謂選部
斷丁亂翻

于是囂風遂行不可抑止

囂風謂
喧競之

風

干進務得兼加諂瀆

易大傳曰君子上
交不諂下交不瀆

無復廉恥

之風謹厚之操官邪國敗

左傳曰國家之敗由
官邪也復扶又翻

不可

紀綱假使龍作納言

尚書古之
納言也

舜居南面而治致平

章不可必也

堯典曰平章百姓孔注曰百姓百官平
和章明不可必言不可必致也治直吏

翻 况後之官人者哉孝武雖分曹為兩謂吏部置不

能反之於周漢朝三暮四其庸愈乎莊子曰狙公賦茅曰朝三而暮

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

丙申魏主畋于松山庚午如河西 南彭城民高闔氏晉

南渡僑立南彭城郡於晉陵界闔視遮翻沙門曇標以妖妄相扇曇徒含翻妖於遙翻

與殿中將軍苗允等謀作亂立闔為帝事覺甲辰皆伏

誅死者數十人於是下詔沙汰諸沙門設諸科禁嚴其

誅坐自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行下孟翻而諸尼多出入宮

掖此制竟不能行中書令王僧達幼聰警能文而跌蕩

不拘

跌徒結翻蕩徒浪翻不拘言其不拘常檢也

帝初踐阼擢為僕射居顏

劉之右

顏竣劉延孫帝之腹心也

自負才地

地謂門地

謂當時莫及一二

年間即望宰相既而遷護軍怏怏不得志

怏於兩翻

累啓求

出上不悅由是稍稍下遷五歲七徙

七徙官也

再被彈削僧

達既恥且怨所上表奏辭旨抑揚又好非議朝政

上時掌翻

好呼到翻朝直遙翻

上已積憤怒路太后兄子嘗詣僧達趨升其

榻僧達令舁棄之

路太后兄慶之嘗為王氏門下騶故僧達麾其子舁音余又羊茹翻對舉

也孔光屈身於董賢以保其祿位人以為諂王僧達抗
意於路瓊之以殺其身人以爲躁遠小人不惡而嚴君
子蓋必
有道也
太后大怒固邀上令必殺僧達會高闕反上因

誣僧達與閹通謀八月丙戌收付廷尉賜死

沈約論曰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

違之則為小人

稱尺證翻

是以太公起屠釣為周師傳說

去板築為殷相

太公屠牛于朝歌釣于渭濱周文王迎以為師傳說築于傅巖之野殷高

宗求以為相說於
忱翻相息亮翻

明敎幽仄

書曰明明揚側陋敎與揚同

唯才是

與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

憲牛醫之子名重京師非若晚代分為二途也魏武

始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

詳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康五年

非謂

世族高卑而都正俗士隨時俯仰憑藉世資用相陵

駕

都正謂諸州中正也

因此相沿遂為成法周漢之道以智役

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矣裴

子野論曰古者德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

世族名公子孫還齊布衣之伍士庶雖分本無華素

之隔

華榮也輝也故榮貴之族謂之華宗其子弟謂之華胄素白也質也故白屋謂之素門寒士謂

之士

自晉以來其流稍改草澤之士猶顯清途降及

季年專限閥閱

史記明其等曰閥積其功曰閥又門在左曰閥在右曰閥閥音伐

自

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

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

棘公侯伯子男位焉後世直謂九棘為九卿

黃散之孫茂令長之室

散悉黃翻

長知兩翻

轉相驕矜互爭銖兩唯論門戶不問賢能以謝

靈運王僧達之才華輕躁使其生自寒宗猶將覆折

折而設翻

重以怙其庇廕召禍宜哉

重直用翻

九月乙巳魏主還平城

自河西還

丙寅魏大赦

冬十月

甲戌魏主北巡欲伐柔然至陰山會雨雪魏主欲還太

尉尉眷曰今動大衆以威北狄去都不遠而車駕遽還

虜必疑我有內難

尉尉下紆勿
翻難乃旦翻

將士雖寒不可不進魏

主從之卒叩軍于車嶮山

車嶮山北史作車輪山魏收
地形志秀容郡敷城縣有車

輪泉神

積射將軍殷孝祖築兩城於清水之東

文帝元
嘉九年

置積射彊弩等將軍沈
約曰晉太康十年置

魏鎮西將軍封敕文攻之清口

戌主振威將軍傅乾愛拒破之孝祖羨之曾孫也

殷羨
殷浩

之上遣虎賁主龐孟蚪救清口

虎賁主主虎賁士賁音
奔考異曰宋顏師伯

傳云魏遣清水公捨賁救文寇清口世祖遣孟蚪及殷孝祖赴討魏本紀孝祖修兩城於清水東詔封救文擊之今

青冀二州刺史顏師伯遣中兵參軍苟思達助之

敗魏兵於沙溝

按此清口非清水入淮之口乃濟水與汶水合之口水經濟水東北過壽張縣

西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注云戴延之所謂清口也濟水又北過須昌穀城臨邑盧縣又東北與中川水合注云中川水與賓溪水合而北流逕盧縣故城東又北流入濟俗謂之沙溝水敗補邁翻

師伯竣

之族兄也上遣司空叅軍卜天生將兵會傅乾愛及中

兵參軍江方興共擊魏兵屢破之

江方興蓋司空中兵參軍將即亮翻下同

斬魏將窟瓌公等數人

窟若骨翻瓌姑回翻

十一月魏征西將軍

皮豹子等將三萬騎助封敕文寇青州顏師伯禦之輔

國將軍焦度刺豹子墜馬獲其鎧稍具裝手殺數十人

度本南安氏也

刺七亦翻鎧苦亥翻稍邑角翻

魏主自將騎十萬車

十五萬兩擊柔然度大漠旌旗千里柔然處羅可汗遠

遁其別部烏朱駕頽等帥數千落降于魏

騎奇寄翻兩音亮可從刊

入聲汗音寒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魏主刻石紀功而還

還從宣翻

初上在

江州山陰戴法興戴明寶蔡閑為典籤及即位皆以為

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

御史臺謂之南臺晉初置中書舍人通事各一

人江左令舍人通事謂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又掌詔命

是歲三典籤並以初舉兵

預密謀賜爵縣男閑已卒追賜之時上親覽朝政

朝直遙翻

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

素見親待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涉獵文史為上所知

亦以為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誅賞大處分

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下定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懷

宋齊之間凡參決機務率皆謂之參懷

內外

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法興明寶大納貨賄

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

金吏部尚書顧覲之獨不降意於法興等蔡興宗與覲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覲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

不為三公耳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劉孫

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少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不為三公大丈夫欲為公而毀其高節邪覲音冀

覲之常以為人稟命有定分

分扶問翻

非智力可移唯應恭已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

僥倖堅

亮徒虧雅道無闕得喪

喪息浪翻

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

命論以釋之

原南史作愿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八